

清代
叢刊

池北偶談

王士禛著

八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池北偶談卷二十三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異

善慶菴老僧

顏神鎮善慶菴。孫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罷。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去矣。遂陞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箇臭皮袋。撇下無罣礙。洪爐烈焰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矣。

萬歲

古亦有人。王自呼萬歲者。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襲下車拂矢云。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

命名

左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州。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眾。沿及漢初。猶然如。瘕疥。疝。瘰。蠱。狗。彘。掉尾。姓貽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

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泰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杵臼。蘧篚。髡頑。狂狻。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孺之言何據乎。

東野氏

東野志世表載魯公少子魚。始以東野為氏。子宗。宗子雷。雷子暉。暉弟晞。又六代灝弟淳。七代縉弟紳。十代繪弟純。十四代璋。弟珙。弟璜。十六代輔。弟輸。軌。轅。三代無化等名。必出杜撰無疑。

獨角青牛

明時六月十二日。御廐洗馬於積水湖。導以紅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敢先之。見陸啟浚叔度北京歲華記。蓋崇禎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導以紅仗。在宣武門西響水閣上。明時洗象。則自八月十二日始。更三日為期。亦見歲華記。

前定

唐人小說記王涯舒元與兄弟事。甚奇。老學菴筆記一事絕相類。苗劉之亂。有內侍

秦同老者。被命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黜為外郡監。前一日出城。遂免。事皆前定如此。

南宋國學

南宋國學。即岳忠武王故第。其土地祠在東南隅。神即忠武也。封號曰正顯昭德孚忠英濟侯。見夢梁錄。又云景靈宮。即韓靳王賜宅。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緝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為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即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為南渡第一者也。

祀王右軍

同年馮再來刑侍。嘗著滇考。有云。初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立道陳留人。始言於賽典赤。名騰思丁。回回人。建孔子廟。置

學舍。歲時率諸生行釋采禮。後立道卒官。與賽典赤并祠鄯闡城。至今血食不絕。以王右軍為先師。固奇。且右軍生平足跡未嘗至滇。滇人何為祀之。皆不可解。

蜂分日

謝臯父晞髮集。有與山蜂分日記云。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曆。惟戶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趨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興作。皆候焉。蜂移之家。若鄰若僕。無遠近。遞相報。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物性之靈。能通造化如此。

鬪駝鬪象

圭塘小藁。有鬪駝賦。蓋蹄角羽毛之屬。無不可教鬪者。康熙中。駕幸南苑。觀象與虎鬪。虎竟為象所斃。此又一奇也。

董宗伯

高念東先生書來云。昔聞宋直方。中丞說董思白宗伯臨終時。忽索鏡自詒。作美人相。

鄭刺史祠

王璵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太守王生。字維歸次鳳翔。橫水西。迷失道。時方五月。暝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六里。至則古木參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景。蝟伏鼠竄。栖鶻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徑。闌無人跡。繫馬塔楹。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不完。有云。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忽牆下窻窻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尾逐之。乃引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甚古。室東西止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床几。不敢近。稍以刀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樞耳。睇其中。豐髻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土。而依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刀出其左脇。憶壁間詩。殆以此。因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紆迴出林木。日已將夕。僮僕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拊心倒行馬前。既而形隨目曠。化身百千。投逆旅假寐。夢女子來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鄭刺史祠也。闖寇已來。久為豺虎之窟。欲焚其處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竟無所遇云。生。子。

造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按佉盧風吒書。隋言驢唇也。西域有驢唇書。蓮葉書。佛書之妄不必言。其長梵而少蒼頡。亦陰抑儒書。如謂宣聖為儒童菩薩之類。

墮石

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時。寧陵縣忽有響聲。自東北來。黑氣如斗。光芒甚異。墮落城中民家。其形如石。重二斤十四兩。見總督李尚書蔭報疏。

濮陽蘇氏

濮陽蘇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役。至穀原兵侍。祐始以進士起家。官至總制。以文章名海內。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鐵槌。重百斤。至今尚存。

黃衣人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掃除東廡。吾居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次日黃衣忽問曰。汝鄰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

神果即日愈。御史邁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曰。當為汝查勘。良久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甚無妄求。若有贏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湯學士夢

左庶子湯潛菴。某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湯鼓勇繼之。遂至山巔。顧一室空無所有。惟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坊王庶子儼齋。湯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曰。過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經耳。湯聞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湯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

蔡氏狀元

德清蔡翁者。築室落成。夢人持一盤授之。盤有四紅箋。箋各大書一一字。後其孫奕琛為刑部侍郎。南渡拜相。官一品。奕琛子啟傳。國朝康熙庚戌科狀元及第。啟賢子名

升元康熙壬戌科狀元及第。皆其曾玄也。兩狀元皆生於此宅。升元從弟彬。辛酉浙省解元。人始悟四一字之兆。升元生時。其父夢一金甲神人。持紅箋大書。懸其廳事。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及壬戌殿試日。又夢如前。升元及第。其父年才四十六。見只編。德清老人蔡四者。以服鹿角膠。壽至百八歲。豈即其人耶。

瓷易經

益都翟進士某。為饒州府推官。甚暴橫。一日。集窰戶。造青瓷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易。然後成蒲城王孝齋。總官益都令。曾見之。

吳漢槎

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高麗碁子一枚。乃碑碣所製。又云。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寧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柳誠懸。頃為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者。有俯瞰闕庭。又云。學盛於東觀云。

羊馬

西域種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脰骨。率用初冬。季春。未日。其詳見於異物志。剡溪漫筆諸書。吳立夫淵穎集。有波斯國種羊皮書禱歌。又元僧楚石詩。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予嘗考之。不自立夫。楚石始也。北齊高昂詩。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形諸歌詠。其來久矣。雙槐歲鈔。以骨羊草馬作對。云雲南越賤。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摩。飲以米瀝。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賤駿。見唐書。周嬰危林云。太平廣記引談藪作羸種。千口羊詩。紀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

赤蝦子三部

雙槐歲鈔云。東粵順德縣。有地曰壽星塘。山水幽勝。有物名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俗謂蓬萊仙女遺類也。諾臯記載。昔有姚汪王三姓。食都樹皮。餓死。化為烏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皆棲大樹。即如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在樹根者名猪都。在樹尾者名烏都。在樹尾可攀及者名人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分。其禁有山鵲法。打土壘法。食其巢味如木芝。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為厲術。以左合赤索。圍木斫之。樹仆。剖其中。三

都皆不能化乃執而烹之周侍郎櫟園詩人都擁樹形同鳥是也又月山叢談載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屨其行如飛此當即赤蝦子之類蓋閩粵皆有之

準字諱兩見

宋寇萊公準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為准至今相沿不易汴京舊有平準務蔡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又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皆改畿左畿右然予按求古錄載泰安州冥福寺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中書門下牒石刻已用准字唐韻二字並收准字下注曰俗莊子平中准管子懷繩與准鈞准繩文子放准尋繩皆用此字不始寇公也

師生同姓名

古人同時同姓名者如毛遂陳遵韓翃李益門第往有之然不聞師生同姓名也康熙癸丑會試今翰林學士張敦復英為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張英海鹽人丙辰會試編修馬殿聞鳴鑿為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馬鳴鑿河南人

宋人小說記張子韶言閭巷有人以賣餅為生吹笛為樂僅得一飽資即歸卧其家取笛而吹如此有年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欲委以財千餘初不可堅諭之乃許諾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但聞籌算聲耳其人大悔急還富人錢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此與唐劉伯芻所言安邑里粥餅人匆匆不暇唱渭城事絕相類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

青鸞

雙槐歲鈔有貞鶯烈鴛二詩因憶昔在揚州署中有青鸞二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為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

念佛鳥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按王得臣塵史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鸚鵡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為作古詩一篇

鑿字擗字

鑿魚到切字書曰餅鑿今山東俚語尚然富鄭公言太宗既下并州欲乘勝收復薊

門咨於眾。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如熬熬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曰。此熬難翻。又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擗一枚。大如數間屋。因號趙大餅。擗字亦俚語。

幌

塵史謂野有死膚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幌兮。婦人服飾。獨言幌者。按內則注云。幌。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幌而戒之。徐太室徑定野有死膚為淫詩甚有理。

刀圭

刀圭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碧理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錯刀。皆古錢名。

風磨風扇

西域哈烈撒馬兒罕諸國。多風磨。其制築垣牆為屋。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牆。迎風室中立木為表。木上用圍置板。乘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轉。不拘東西南北。俱

能運轉。風大而多故也。耶律文正詩：衝風磨舊麥，懸杵搗新粳。又有風扇於賬房中，高懸布幔，下多用頭髮，當面設繩索，牽動自然。有風不用揮扇也。見陳誠西域錄。沙塵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百餘里，有草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其汁，蒸以成膏，即阿魏也。又有小草高二尺許，遍身棘刺，葉網如藍，清秋露降，綴於枝幹，甘如錫蜜，可蒸為糖，名達郎古寶，即甘露也。

筆蘆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續溪舒頔道原有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

頔元末人有筆陽文集七卷

捉卧甕人

昔見朱竹垞簡討詩云：捉卧甕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通志，有趙昌言捉卧甕人格，及採珠局格，旋棊格，金龍戲格等名，始悟所謂。

正德錢

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正德又夏國偽年號也。錢不知何年所造。

閻羅

世傳趙定字馮具區。皆為閻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細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堂廡宏壯。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問此何地。君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為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張云。然則我何為至此。豈非死耶。先兄答君不應死。但此地不宜久留。當即送歸。倏而夢覺。張時未聞先兄之訃。特至京師。問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歿時。徧體作種種香。當以證菩薩果位。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閻羅王。理亦有之。釋典謂閻羅是嗔相報身。先兄以悲憤歿。豈其徵乎。

虛實

今墟市之稱。義取朝實暮虛也。宛丘有義神實。羅革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若。朝實而暮虛也。地以實稱亦奇。

犀角刀子

周嬰卮林載唐牛肅紀聞云。牛騰。唐邠城令。中書令裴炎甥也。炎遇害。騰謫牂牁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例皆辭行。誅殛甚眾。騰將見察。懼不知所為。忽遇一人。

謂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曰甚美。授以神咒。令見察時。但俯伏拍訣。言帶犀角刀子。帶犀角刀。可以誦神咒。其訣左手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指之。而密誦咒七遍。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戊律提。中有律。隨阿婆迦呵。已而果免於難。嬰自云。崇禎癸酉。為縣令所羅織。廷讞時。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拍訣誦咒如前。亦獲免。因錄之以傳於世。

關壯繆現身

袁太常密山。諱言順治丙申年。五月二十二日。關壯繆忽現身廣東韶州府西城上。身凭女牆。以右手捋鬚。時方亭午。鬚眉面目。歷歷可睹。廿三日。廿八日。復現。舉城官民奔走禮拜。總督尚書李棲鳳親詣廟祭焉。後甲子使粵。別詳皇華紀聞。

陸舟

朱秋厓鏡云。寶應西去十里地。曰黎城鎮。古黎王城也。又西北七十里。曰張公鋪。屬天長縣。康熙乙巳二月二日。張公鋪人見平地中。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儀衛森然。所過之地。迅如飛鳥。跡其過去。草木皆靡。竟不知何祥也。

獸種

家語曰。馬十二月而生。狗三月而生。豕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虫八月而生。淮南子本此。魏略云。黃牛羗種。孕身六月生。廣志云。獠民皆七月。蜀郡記云。諸獠娠。七月生。蓋獸種也。

官銜

官銜二字。習俗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兩銜不斷。如人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人謂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此臆說。殊無所據。

博野婦人

郭宮庶快圃。茶說博野有一婦人。一生不飲食。而育男女數人。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疾病云。

不敢欺

今市井俚語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國策秦興師臨周章。顏率謂齊王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

三西湖

粵劍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為西湖。東以城為儲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為衛。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會買此湖。為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堤障水。人號曰蘇堤。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堤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為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

天醫

俗說雷部擊人。必有天醫隨之。或誤擊。則旋活之。近雲南府。有二人同行。遇雷皆殛死。其一人恍惚。見一比丘坐其旁。以手摩其腦曰。汝不應死。勿慮。汝家人尋至矣。時有目擊者。歸告二人之家。家人皆號泣。至。至則生矣。比丘亦不見。宗兄行人爾成。公說。

火神

武進諸生楊某。館於某氏。其人富而豪侈。每夜飲必三鼓。一日醉歸。見館中燈火甚盛。從窗隙竊窺之。見案邊二燭卓立甚巨。有緋衣人。據案觀書。意其楊也。明日詢之。楊對以實。早寢。未嘗夜讀。然心怖之。至夜假寐。以伺。近三鼓。忽有大聲傳呼。排戶而

入。隨有二巨燭出地上。已而紅焰滿室。僕隸逐雜。擁一緋衣人至。據案而坐。取案上書冊翻之。楊懼而叫呼。緋衣人若不聞者。將五鼓。緋衣者徐起。徑趨楊卧處。眾皆從之。忽舉牀四脚。盤旋室中。復擲之空中者數四。天將曙。又聞傳呼聲。寂無所見矣。久之。楊始甦。起視門戶。扃鑰如故。問院中人。毫無所聞也。因急謝主人歸。歸數日。火大作。所居皆燼。始悟所見乃火神耳。楊後中鄉試。

鴛鴦鏡

楚人王蘭士者。嘗遊江西。一日遇風雨。投宿古祠。遂假寐。門忽洞開。見翁媪二人入祠。直據上坐。僕從十許人旁列。復有二翁媪扶服入。跪其前。坐者怒數其罪。願從者鞭之數百。跪者哀號乞憐。且曰。業生此不孝子。不敢辭罪。祈見釋。當碎其鴛鴦鏡。事猶可及也。坐者沉吟釋之。王復嗽發聲。遂無所覩。晨起。雨霽將行。復有年少持一鏡入拜祠下。某怪而問之。曰。此鴛鴦鏡。漢物也。視之。背作鴛鴦二頭。益異之。謂少年曰。肯見售乎。少年不可。展轉間。鏡忽墜地而碎。少年方驚惋。某告之曰。汝必有失德。壞人閨門事。不實相告。且有陰譴。少年懼吐實。乃與里中謝氏女約私奔。期會祠中。鏡即女所遺也。因語以夜來所見。少年大悔恨。再拜而去。王視其額。乃謝氏宗祠也。

鹿盡心

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者得痿痺疾有方士披乩術自稱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所殺傷甚眾而病不減因復請於乩仙復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被害之家共責方士於法。

內江石壁魚

四川內江縣儒學後有石壁甚奇明三百年中衣冠科第甲西蜀順治末輝縣冀應熊為成都知府好作擘窠大書一日至內江謁文廟愛石壁之奇書而鏡諸石石破有清泉一泓魚十餘頭游泳其中見風水涸魚皆化為石自是科第不振爰輟集載有人以石子壓紙或見欲得之酬價二十緡後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有李後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水終日不耗陶穀取之投地石裂中有小魚躍出死自是研無復潤澤矣。

松頂生蘭

子門生翰林湯西厓嘗於湖南永州道中見古松數萬株是宋刺史柳開所植亘

數百里有蘭寄生長松杈極可徑丈歲蕤四垂時正作花香聞遠近其地曰奇蘭鋪草木寄生理固有不可解者。

驢駒媚

座客偶舉唐小說霍小玉傳中有驢駒媚不知何物按僧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狗初生未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

姓異

一兩雙五六七八九第二第五第八九百皆姓也聞見記載縣令妻伍氏縣丞妻陸氏主簿妻漆氏事以為笑不過音同耳。

劍俠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為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小曰三千金曰我稍知踪跡可覓車子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

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疇。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簪。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大宅。如王公之居。厯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詢男子訊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問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却去。即有人引至一院。局門而去。日子三餐。皆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復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子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愴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厯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歸舍。并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畧。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沈洗馬。應聞之望江龍簡討。燮云。

八才子圖

今世傳孟襄陽王右丞輩七賢過關圖皆策蹇重載青箱雜記亦云世傳潘閔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載其為唐七賢宋初八才子不可得而詳也東觀餘論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云此卷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盼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題名云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岑參史白凡六人尤為不倫

濮州女子

明末山東將亂時濮州民家子周孫頭者居負郭之周家村語多清狂人謂不慧一日自城中歸過真武廟側有雙鬟女子立道旁樹下絕色也謂周曰與君夙緣當為君婦遂攜至家拜母母疑其踪跡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緣奉天帝命為汝家婦誰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謹即鄰里無不敬愛之周家素貧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養姑皆豐潔周被役築城同事者戲語曰同執畚鍤能俾君婦治饌相勞乎周歸語婦答曰此不難但張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果日獲飽食一日潛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亂不可留也曷避之乃徧辭鄰里挈姑與夫擔負去不知所往未幾榆林賊起濮被兵甚慘果如其言

浦回子

浦回子者。固原人。業染所居對城隍廟。一道士。夜坐廟門。火光繞身。浦意其異。人獻以茗果。不納。浦益恭。道士乃食其一棗。謂曰。子誠信有根器。他日訪我羅山。浦如其言。訪之。踰年歸。以道授其妻。復去。王輔臣亂。後還家。容色如少年。鄰人曹文珽者。叩之曰。久居終南山。山中老人。多眉長過面。拔之兩耳間者。洞中有二黑猿。見我執手甚歡。其言即不能辨。飲以瓢水。清甘如醴。由此不饑不寒。雪天可著單衣。旬日不食。自若也。歸數日。求見其妻。妻拒之曰。各做自家事。何必相見。浦因別去。徐步出郭門。鄰人送之。奔馳不及而返。

靜寧州道士

陝西靜寧州。一道士。賣藥於市。手持小葫蘆。修廣僅寸許。傾之得土數升。皆成金丹。以與病者。立已。求者益眾。不能給。以麈尾一揮。人人袂間。各得三粒。一日以小瓢貯丹。任人自取。極力多攪。止得三粒。數百人悉得藥。而瓢仍不空。後不知所之。

王九臯

王九臯。字鶴鳴。濮州人。萬曆壬午舉人。自少至老。夜未嘗寐。終身不知有夢。少時常

過關壯繆。親指隙地。令為建祠。今濮州大關帝廟是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四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異

一家完聚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六。為杭鎮撥什庫所得。鬻於銀工。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郭宗臣。朱瞻生。尚御公者。勸義贖金。以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即其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其姑也。也有兩翁覓其妻。踉蹌至門。即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詢之。蓋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三人具衣帨。治酒肴。為之合卺。給裝而歸之。人以為女子貞節所感。

關索

雲貴間。有關索嶺。有祠廟極靈。云明初。師征雲南。至此見一古廟。廟中石爐。插鐵箭一。鉞其上。曰。漢將關索至此。雲南平。遂建關索廟。今香火甚盛。月山叢談。雲南平夷。過曲靖。晉寧。過江川。皆有關索嶺。上各有廟。蓋前代。凡遇高埠。置關。關吏備索。以挽

昇者。故以名耳。傳訛之久。遂謂有是人。而實妄也。

洗眼方

右通政袁密山。隸廣西平樂人。嘗傳一洗眼方。云宋元豐間。某太守年七十。雙目不
明。遇仙人傳此方。洗一年。目力如童子。錄之於左。

每歲立冬日。採桑葉一百二十片。懸風處。令自乾。每月用十片。水一椀。於砂罐內
煎至八分。去渣。溫洗。每洗眼日。清淨齋戒。忌葷酒。正月初五日。二月初一日。三月
初五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八日。九月三
十日。月小則廿九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

治鳥傷

凡鳥翅足折。喂以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即差。見客座新聞。宋三館書目。有味以麥漱
二卷。皆養鷹之法。具醫療之術。

孫文定

益都孫文定公。銜世居顏神鎮。為童子時。常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睚
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悚懼。自覺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却。至孝水西岸玉皇宮。

其物忽不見。公又常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至今存焉。

男子生子

福建總兵官楊富有嬖童生二子。楊子之名曰天舍地舍。魏惟度惡親見之。楊歷官江西提督。近樂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內兄張賓公屢親見之。

采人後

本草圖經。人後一極至四極。各五葉。今遼東采後者。識其苗。不語。急以緯簾涼帽覆其上。然後集人發掘。則得後甚多。否則苗倏不見。發之無所得。禮斗儀云。下有人後。上有紫氣。理或然也。康熙戊午。予直內庭。曾應制賦御苑人後詩。親覩其樹。唐人詩。咏人後者絕少。惟韓翃云。上黨人後五葉齊。溫岐云。松刺流空石。差齒煙香風。軟人後藥。

白海棠

范烈女者。易州范良鼎女。許字田。未婚而夫死。烈女聞之。即自縊。庭前有海棠一株。方花時。甚穠艷。女死。花忽變白。一時文人奇之。多為賦詠云。

端肅拜

周禮九擗。其一曰端肅擗。今人止以為婦人之禮。近見元人題跋。末亦有書端肅拜者。猶有古意。

三相女

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李太白有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詩。金陵張可度詩。所謂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居人不敢托宿。見蔣說。王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曰此浪子和尚耳。見吳曾漫錄。又蔡卞妻亦安石女。有文三。奸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

白驃異

濮州兵侍穀原蘇公祐。總督宣大時。一日聞邊警。親率偏師。出塞禦之。戰劔。與眾相失。敵追急。馬蹶而死。正倉皇間。忽山上一白驃馳下。公躍而乘之。得馳入塞。既至。驃忽不見。敵退。遣人至其山。跡之。山有文昌祠。白驃宛然在焉。

異姓

近所聞見異姓。再識如左。口若干。昭涉詩移。絮茄節。棧冕。括產。腰閉。坑縮。維防。戲波。友。晨。蟲。驚。多。奴。粟。竹。針。線。團。圓。續。羸。狡。灰。迷。旦。俎。俳。問。風。西。弟。諒。抗。朗。晃。角。細。谷。扁。

銀教興行賞彥要覺屢直臨邊焉見猶玉環屋卻是汝式土祀駟鈔樹又甲子科山西舉人有因必芳曲沃人降緯介休人又秦和縣早禾市巡檢適修純涿州人廣德州杭村巡檢鑿鑄河南人

兩裴迪

唐有兩裴迪一天寶詩人與王維杜甫友善一為王鐸辟租庸招納使朱溫鎮宣武辟節度判官既篡位拜右僕射溫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鑿叶贊功臣入見溫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見五代史雜傳

黃巢

黃巢自長安遁歸奔於太山狼虎谷為其甥林言斬首送徐州其死明甚乃小說杜撰稱其遁去為僧依張全義於洛陽曾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按此詩乃元微之贈智度師絕句特改首二句三陷思明三突圍為云耳此宋陶穀劉定之說癸辛雜志又云即雪竇禪師竇退錄亦以辨之為此言者真亂臣賊子之尤也

餘聞錄之訛

餘聞錄記湖州吳進士。為父乞壽詞於李西涯。西涯不許。吳問人曰。今爵位大於西涯者誰耶。曰太師。英國公張輔也。吳具幣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於人云。黎媿曾弘筆記亦載其事。不知英國公輔死土木之難。與李相去甚遠。黎博雅君子。亦仍其謬。何也。

禾山寺顏書

永新縣禾山寺。有顏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鐫於石壁。方廣徑丈。數百年已來。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輒從下。今離地不二尺矣。

郭文毅

郭文毅城貴盛時。與漢陽老孝廉劉某者為姻。一日劉之女眷至郭氏。郭殊不加禮。歸而訴之。孝廉鬱鬱以歿。既數十年矣。明末獻賊屠武昌。城市人民稀少。有人入城。過城隍廟。見懸一牌云。郭正域劉某一案。候審。時正白晝。硃墨如新。漢陽宗姪孟穀戩說。

女化男

嘉靖中。山西男子李良雨。化為女子。事載前史。近見仁恕堂筆記。莊浪二事甚奇。一

紅塵驛軍莊姓者婦寡有一女已字人年十二忽變為男子女羞不能自明及就婚其夫覺而聞之官乃以聘禮還之夫家聽其別娶而夫之母憐女之惋憫又以其女歸之今名莊啟盛現為莊浪廳書役丁巳秋又有莊浪女子十五歲亦化為男與莊事僅隔十年皆在壯浪亦異聞也

范忠貞

范忠貞諱撫浙日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捕一日自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答云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范不悟而去未幾遷閩督遇逆藩之變竟以身殉始悟門內大蟲之語

挑戰

挑戰二字見左傳宣十二年趙旃請挑戰弗許唐人詩屢用之類要云兩陣既立各以將出鬪謂之挑戰劇談錄白敏中興師討吐蕃有酋帥衣緋茸裘乘白馬出陣頻召漢軍鬪將有潞州小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射中其項抽短劍踏於鞍上脫緋裘金帶奪馬而還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事亦相類又五代史周德威傳有陳章者號陳夜叉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挑戰禽之唐

宋以來實有關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也。

菁鷄

菁鷄產水西。長尾白羽。羽之周遭黑文緣之。如澹墨所畫。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揚門人黃自先。沅官平遠府通判云然。

樂毅棗

樂毅棗產吾鄉。大倍常棗。云是樂毅伐齊所遺種也。太平廣記所載有王母仲思等名。又有安期棗。梁國夫人棗。西京雜記上林有西王母棗。出崑崙山。而不及此。先方伯羣芳譜云。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太平寰宇記濰州貢毅氏棗。今青城縣產無核棗。一名虛中。即西京雜記之楊棗也。上林又有顏淵李。出魯國。

井溢

康熙二十四年。長山一廢寺。有池水忽大溢。眾往視之。有物如牛。伏池中。人不敢逼。次年。鄒平郭莊。居民院中。井鳴如牛。水忽上溢。祭之乃止。

短人

丙寅春長山之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可尺許鬚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問之云
年三十餘矣豈巨靈僊之類耶

黑牡丹

曹州牡丹品類甚多先祭酒府君嘗往購得黃白綠數種長山李氏獨得黑牡丹一
叢云曹州止諸生某氏有之亦不多得也

范祠鳥

長白山醴泉寺即范文正公讀書處祠在佛殿東偏康熙間秋霖浹旬祠上漏下濕公
像獨不沾濡寺僧疑而竊窺之有大鳥張兩翼翼上有火光正覆其上天霽遂失所在

文昌閣鶴

濟南府學文昌閣有二鶴巢其上一日翔西郊為一軍士射中其脛此鶴每帶箭出
入人皆見之偶中丞閱軍將士皆集轅門此軍方負牆立鶴忽飛翔其上矢墜焉軍
士異而取之俄覺耳中癢不可忍試以箭鏃搔之牆忽壓焉鏃深入不出軍士歎曰
此鶴報怨也吾其死矣數日果死

萬歲

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然馬伏波傳。吏士皆伏稱萬歲。又吳良傳。注東觀記曰。門下掾王望。詔稱太守功德。掾史皆稱萬歲。

無上將軍

口撫傳。建康元年。陰陵賊徐鳳自稱無上將軍。有進傳。帝靈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人主自稱將軍。與明武宗先後一轍。至與劇賊同號。尤可異也。

師資

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資之去者。如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今俗謂受業為師。同學為相資。語蓋有本。然以同學為不善人。亦可商師資之情。後漢廉范對明帝語。

庫庫

松江有庫公山。庫音舍。字書注。姓也。後漢竇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按融傳。章懷太子注。引前書音義曰。庫氏。即倉庫吏後也。本王嘉上哀帝疏。今羌中有庫姓。音舍。云承鈞之後。風俗通云。古守庫大夫之後。以官為氏。然則庫鈞之姓。為式夜切。為苦故切。

漢書注亦未定其音訓。氏族博考云庫氏有二。漢倉氏庫氏以官為氏。又河南官氏志庫儻官氏。以為庫氏。則是苦故切之庫。又有二族矣。奇姓通收入去聲禡韻。從舍音。按式夜切。字從尸。苦故切。字從尸。自是兩字。兩讀。因章懷注。雙引之。混不可辨耳。

六丁

祭酒。舊不一二年。輒遷去。春秋丁祭。無過四者。順治中。淄川高念東侍郎。所為祭酒。久不遷。一日至閣。洪文襄嘯戲謂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笑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去。予在成均。迄四載。始遷少詹。戲為口占寄先生云。嘉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實宜恬靜。南史丘靈鞠有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獨學含稟給。皆久廢。用兵已來。捐貲者。率許在籍肄業。期滿。該省布政使司。徑送吏部銓掾。雍中人才寥寥。素餐為慙耳。

偏諸

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又云。白穀之表。薄紵之裏。紵以偏諸。服注曰。如牙條。以作履緣。顏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腰褱。及標領者也。杜詩。客從西

北來遺我翠織成。錢注引廣雅。天竺有細織成。宋書禮志。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皆為禁物。高麗史。獻織成衣襖。弓劍。按子美詩題。乃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蓋褥帳衣帽。要襟標領。皆有織成。而偏諸以為衣履之緣者。乃織成之一耳。

銀杏

鄉大夫有好為雅談者。問鄰縣一友人云。聞貴鄉多銀杏。然否。友人不應。問再三。不曰。旁人皆匿笑。終不悟。蓋銀杏淫行。音同也。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內云。臣鄉下流之下流人。亦傳以為笑。

趙康敏

壽光趙康敏公。誦故策。為喬孫所嚮。屢易主矣。居者每見朱衣人於堂中。輒病。後某官張姓者居之。初入宅。復見朱衣人。悲叱咄咄。張設拜。遙謂之曰。公子孫自不肖。不能守先業。此宅且數易主人。與某無與。公生為名卿。何不達而屢此見崇耶。言甫畢。朱衣以袂掩面。入壁而沒。自是不復見。

墨芍藥

館陶人家有墨芍藥。與曹州黑牡丹。皆異種。

邵進士三世姻

同年濟寧邵士梅。字暉暉。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為棲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為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一家。君異時官罷後。獨寓蕭寺。繙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栖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為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聯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前語。隨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縱與。遂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為子。及同年傅侍御彤臣。展潘吏部陳伏。譏言之。

賽從儉

文登人。賽從儉。卜地葬親於黃山。南有鄰某者。陰圖其地。夜遺地主金。老嫗赴塋。忽迷失道。有二童子執炬前曰。嫗欲往賽氏塋乎。吾為嫗導。中途謂曰。此地誠善。但汝

家不能有賽氏當世科第。天啟之也。言已忽不見。姬乃在海港中。及覓路至瑩所。則既葬矣。姬悔述其故。從儉曰。汝言果不妄。吾子孫有仕宦者。當以十金為贈。書其言於券末。後從儉知三河縣。子孫多仕郡縣。皆不負約。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遙見瑩前有二炬。逶行。曾孫玉紘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復然。玉紘子璋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

劉大成

天啟中。文登生員劉大成。以儒醫耆德。為鄉黨所推。董修學宮。鑿泮池。得一石函。啟之。有女髻釵。釵為徒瘞。北城隍。上。次曰。復得一瓶中。貯竹漿。外勒八語。云。濱人花母。劉支竹漿。一。七。濟人。廣嗣功長。南文煥發。北屋城隍。受予之靈。云。自後劉以竹漿施病者。輒愈。享年八十餘。生六子。諸孫科第甚眾。

二狼石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狼石。臨潼驪山。亦有狼石。皇甫湜狼石銘曰。狼石蒼蒼。驪山之旁。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遑遑。是也。今人但知甘露寺矣。

書言百獸率舞。傳記所載如舞馬、舞象、舞鸞、舞鶴之屬不一。杜陽雜編載唐穆宗朝或云憲宗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於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以丹砂養蠅虎子。其形盡赤。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蠅虎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累累而退。如有尊卑等級者。然又續癸辛雜志。臨安呈水嬉者。以大斛貯水。小銅鑼為節。凡龜、鼈、鰕、魚之類。皆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觀此則虫豸水族皆能舞。不獨鳥獸矣。

水蠶

吾鄉山蠶食椒椿檉柘諸木葉而成繭。各從其名。故相國益都泚亭孫公銚作山蠶說。曲盡物性。文多不錄。唐小說載元和八年。大軫國載神錦衾。水蠶絲所成。云其國以五色石。釐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若蚊。曉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成繭。自然五色。亦謂靈泉絲。山蠶水蠶皆物產之異。

熱洛河

盧氏雜說。明皇射鹿。取血煎酪。賜哥舒翰。及安祿山。謂之熱洛河。祿山帳下健兒名

曳落河。恐因字音相近。而傳會其說。今齊魯間。以蕎麥作麩食。名河洛。俚名亦有所本。

老神仙

獻賊軍中。有老神仙者。本鄧州陳氏子。少遊終南。遇一道士。授異術。能生死人。後為獻賊所得。賊監軍孫可望。被酒。丹其嬖妾。以刀圭藥投之。立起。於是賊中呼為神仙。既而獻賊誤刃其愛妾。洞脇潰腹。復俾陳活之。納其腸。以鍼紉之。傳以藥。夾以木版。以繩約之。七日而甦。獻賊敗。入滇。以病死。

蹇少保

明少保。綸。遼總督蹇公。達。字汝上。四川巴縣人。自記前兩世。為某衛指揮。以陞馬死。往生山西某府。趙氏。名某。登進士官。至重慶太守。與邑紳蹇公來。譽善。一日蹇設席。召守。飲守方坐。堂皇聞吏白。蹇公有使邀請。即出就輿。甫出門。見大河阻路。方異之。若有人推陞河中。驚而寤。室廬非故。而形軀已小。在襁褓中。家人報蹇公入視。曰。男也。繼又傳報趙太守。以痰病死矣。蹇公為出涕。自往護其喪。尋送夫人及二子歸里。心皆了了。然無可奈何。以義斷割。早成嘉靖乙丑進士。自禮部郎出。為故郡太守。兩

子已長以通家禮來謁。欲言不可。姑隱忍之。惟時時存卹。其家居三年。遷山東提學副使。乃詣故居。致辭。夫人請見。不禁泣下。夫人亦泣。以通家故。不知固卽其夫也。及兩子送至境。始屏人告以前生事。執手泣別而訣。

賀相國

明相國對揚賀公。雖崇禎中。枚卜詣京師。舟至九江之鱗魚嘴。風浪大作。公具袍笏拜禱。舟上人忽見空中有緋衣神人。執一黑鬼投水中。風遽息。公設祭大王廟。以答神佑。自是香火益盛。日宰羊豕無算。十三年。蘄王欲興復。為仰道塲。延三昧律師入楚。過九江。夢神告曰。某九江神。宋大王也。前生與師及賀相公三人。同在山中修道。師不昧。正因。今為大師。賀以福緣為宰相。唯某一念之差。為血食之神。昨因鱗魚嘴樹妖欲覆賀舟。某以前世因救之緣。此宰殺日繁。將來必墮無間地獄。師明日過此。必至廟中。為我投記。更布其事於四方。使來禱祀者。戒宰殺。幸甚。師如其言。自是鱗魚嘴行旅坦然矣。此與冷齋夜話所記。荷亭湖神。託安息國王子。建洪州大安寺事。相類。

張道人

商丘高辛鎮有道人嘗周游歸德屬邑貌類少壯雖長老自童幼見之形容不改莫知其年自云張姓鹿邑人居少林若干年武當若干年勞山若干年屈指百數十年矣一日募修某祠廟需石灰千斤人問所出曰自有之忽至一寡婦姑媳門求布施以孀且貧辭道人曰門前槐樹旁有灰三千斤何云無也如其言掘之果然或問曰渠先祖建樓所餘我常見之其家不知也頗能前知有問之者則曰我是顛子我是顛子日可行三百里崇禎末袁賊亂梁宋間致道人縛置地上驅所掠婦女裸體淫之遂敗其道日行僅百五六十里亦穀食矣語人曰譬桶子已破再箍便難

日者

宜興陳其年維年四十餘尚為諸生一日過京口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宣城梅杓司嘉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為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五十六又有范駮者字文園善相人謂武進周清原吳江徐鉞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己未皆授檢討其言良驗范海寧人驥字文白之弟也

龍異

康熙壬子歲。吾邑李醴副仙。口雷家日正午。忽有一物。蜿蜒數尺。鱗鬣可畏。遍體如金色。爛然奪目。自院中入。所居之室。已復出。形漸長大。知其龍也。忽雲霧滄然如烟。雲庭中晦冥。遂不見。伊中丞翁菴闢云。

荷蘭刀劍

康熙六年。荷蘭國入貢其貢物。有刀劍八枚。皆可屈伸。縈繞如帶。劍俠傳載神誇畜一劍。可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斯之謂歟。

銅人

聞西洋人欽天監管理監事。加工部侍郎南懷仁言。自大西洋入中國。凡十萬里。海舶甚巨。海口有銅人。高不知其幾。由旬。舶出其胯下。或出其脇間。乃入海洋。不知何由鑄造也。

山溪烈婦

旌德縣地曰山溪。有民家女某氏。嫁甫數月。夫死無子。又無舅姑伯叔。遂歸母家。誓不更適人。久之。其父母私受鄉人聘。旦夕且娶。女覺之。自請於父母。父母不能隱。遂告以故。女欣然曰。嫁則嫁矣。明日當一辭夫墓耳。許之。乃歸房中。晨起理粧。易新衣。

內衣皆自縫紉。行至溪上時，山水暴漲，女顧之喜。至橋半，急踊身入水，死。乘流數里，冒岸樹而止。有石工某，見之，欲褫其衣，結不可解。忽以手自批其頰曰：「吾以父母欲奪吾節而死汝，小人輒敢無狀，吾褫汝魄矣。」語畢而死。觀者莫不歎異。父母為合葬，故夫墓焉。

張巡妾

徐藹，字吉人，會稽諸生。年二十五，得痲疾，痛不可忍。年餘，痲能作人言。瀕死時，見一白衣少婦，問曰：「君識張睢陽殺妾事乎？君前生為睢陽，吾即睢陽之妾也。君為忠臣，吾有何罪，殺之以饗士卒？吾尋君已十三世矣。君世為名臣，不能報復，今甫得雪，吾恨言訖，婦不見。藹亦隨逝。」庚申在京師，其門人范思敬說。

童謠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童謠云：「三人兩小，太陽離島。是科解元，乃長山徐海曙。日升也。又某科有童謠云：「山佳木，一旦挑上天。差我送羊角。是科解元，平度崔桓也。康熙庚子，又有童謠云：「累針三條絲。是科解元，新城李嗣真。解副，益都高三思也。天啟辛酉，朱純領解，亦有一牛兩尾之謠。」

趙廷鑑

順治甲午有某生者。應試濟南。瀕入闈。其僕忽死。但胸前微暖。及出闈。僕忽蹶然而起。生問之。云適隨主人入棘闈。見號舍有紅黃二色旗。主人所居之舍。則紅旗也。生喜曰。果爾。當娶某氏女。妻汝。僕難之。生曰。吾既為孝廉。何慮彼不嫁其女乎。既入二場。其僕又死如前。比出復甦。連呼可惜。可惜。生急問之。曰。主人已中解額。因昨日一言。今易萊陽趙廷鑑矣。生然疑且半。私心悔之。及榜發。榜尾一人。即萊陽趙廷鑑也。

御馬

供奉周道言。御廐有千里馬。毛色純黑。惟顛及四蹄白。長可一丈。腹有逆鱗。高麗所貢也。

顧東橋

何元朗叢說載。分宜嘗邀顧東橋。樂工盈庭。六七十人。東橋顧從人。賞銀五錢。遣之。明日邀六卿。則聽命如小生。賞賜各二三兩。比年各省督撫中丞。宴監司。賞伶人多至四十金。或六十金。視分宜當日。不啻十倍矣。

斷腸草

康熙庚申春有徽人方姓者商於都門與其徒八人合貲累千金往江南次河間之南腰站宿焉其八人者與驛夫先食方以齋素獨後忽一人且食且語曰斷腸草如是者三方怪而問之曰君知食中有斷腸草乎宜勿食其人曰然隨視驛夫已如中惡狀仆地矣方急呼眾人皆停飭而身自走通衢呼集居人召醫視之曰中毒也急解之皆甦而驛夫食獨多遂不救方因問某曰食時若有人在後告以斷腸草者三聽其語隨出諸口初不自知也諸商欲鳴之官居人力挽之僅以百金賂驛綱其主人竟漏網道路間不可不知。

恪妃

世祖皇帝恪妃石氏灤州人戶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維嶽明萬曆庚戌進士官某省副使會王府中官某鴆其玉反誣其妃某弑逆撫按以下皆納其賄將具獄矣維嶽獨持不可力雪妃冤至是申生恪妃竟入宮掖人以為妃之報云。

河套喇嘛

嘉禾譚舟石吉延綏鎮志云套中最尚佛教距榆林三百里外為研抱山山左有水曰河泥津古羅右有泉曰法兒烏蘇中有寺曰堵王延袤可十里兩水環其前而合

流其地名曰板升社。寺中住持。則板地兒得喇嘛也。寺一門二殿。門名哈刺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曰藏。中塑大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王。中亦塑大喇嘛像。稱曰補兒罕板弟子。譯言佛與祖師也。楹之東為蓮花佛。佛身高二尺。頂湧一莖。莖長可五寸許。製甚巧。有機捩之。開便成蓮。莖上坐一三首佛。花瓣中亦各有一佛。卧焉。楹之西為馬頭佛。一佛坐以侍。馬頭佛頸中掛三十六鬼頭數珠。貌甚猙獰。當面飛來。若欲撲噬。狀坐佛作歡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復以兩足鉤出其後。是曰佛度。而鬼頭者。皆以銀鑿成也。傍皆供小藏佛。設木龕三層。大小參差無數。四壁皆畫天神。及諸菩薩。而金剛者。長不過二尺餘。就次於東西墉下。左刀矛。右旛幢。少北皆虞。置柱黃金塗。梁間懸纓絡。結成花勝者四。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樓不度板。垂四阿。而室則十二開窗。牖於上。若重屋然。殿後有塔。名蘇婆兒哈。即大喇嘛蛇骨處。山之半。創一小殿。名蘇沒繚。以周垣。南啟一門。東西與北。皆有配殿。殿中供者。名瓦窰聖。類牟尼。左供阿赤爾馬儀。類普賢。右供紅勝撥帝蘇。類觀音。其山無石。而有石子。套部長以潔白圓潤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餘。列山上。自王以下。皆有。歲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頭如孟者。銀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於殿上。佛頭

孟骨厚可寸許。不類人之髑髏也。經有三卷。皆梵文。誦或以百計。以千計。亦時時作樂。樂器俱用銀。以人脛骨作管。銀簫承其上下。吹之聲如清角。誦經畢。取佛頭盂中水。入以匙分之。自口至頂。用手婆娑為獲福焉。復用柏樹一枝。綴五色小旗。并刻木作刀劍弓矢。植於堆上。或其主有遠行。則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挿於柏樹之傍。其鏃或以金銀為之。任其朽。人不敢犯。時或旱澇。亦往祈焉。旱則喇嘛首頂以瓷鉢水。禱於山。以口噴之。雨如期至。或雨時。喇嘛曰。此中不須雨。亦以頂水噴之。雨即分雲而下。澇則左手指間。搯一小紅旗。掌中托一小淨水瓶。右手捻訣而前。至山上。口誦梵語。雨即止。或有病。誦經以禳。兼以小紅丸藥。救之即愈。或其中鬼。以頂骨數珠。壓其頂。或繞其中指。是人即發顫。自呼伏曰。某鬼為祟。頂骨數珠者。以高僧頂骨中。取圓厚如碁者為之。其數亦一百八云。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與浮圖相似。但所飲食者。乳。潼。牛。羊。耳。

池北偶談卷二十五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異

劉吏部詩

劉公馭吏部在鳳陽。與其友蘇懋旂。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扣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蘇夢公馭來。微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放生池

京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順治中。浙人范思敬者。實創始焉。初范嘗夢到一院。旁有禪室。簷際懸木刻作魚形。有人指示云。東坡先生居此。遂入。伏謁東坡。與語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經尾署名王旦也。坐側有一人侍立。云是何姓。覺而異之。既數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中。堂宇宛與夢中相似。禪室果有木魚懸簷際。既而與老僧坐語。移晷。老僧忽云。貧道有一法寶。藏之久矣。今贈居士。視之。即王文正公金書法華經也。室有募緣疏。為何侍御某。

書豈僧即東坡後身耶。

釣臺

郟城東南有臺。壘石為之。甚峻而堅。鄉人傳為釣臺。或云大禹鑿羽山。通沐水。作此臺以鎮水。俗又呼為鎮水臺。明世宗時。一縣令毀臺取石。及其半。有大石板。下有一巨荷葉。尚鮮好。有古劍尺餘。壓其上。下則一水泓然。池中二魚鼓鬣游泳。令意放魚於河。置劍於庫。而毀之。自是郟罹水患。遂遷今治。黃給事六說黃嘗為郟令。

熊仙人

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為童蒙師。一旦謂其親某生曰。我修真有年。合得仙道。有書若干卷。當以授子。踰日。又謂曰。昨子不合作某事。不應得仙。明日。我午刻當逝矣。慎無窺伺。聞室中聲響。乃啟戶。至期闔戶入。寂無所聞。頃之。忽聞霹靂一聲。發牕視之。香氣綢緜。熊生已端坐化去。現形雲端。揮手別眾。久之始沒。崇禎年間事也。海鏡

陸冰修家說

蕭氏

釣磯立談載契丹使至江南。云蕭氏與耶律氏相為終始。謂江南諸蕭。雖享國日淺。

無大罪戾。是以遼之蕭氏為梁之後也。按遼史。太宗以小漢為汴京留守。賜姓名曰蕭翰。因稱蕭氏。非李氏蕭也。立談失考。

杞縣狀元

明中州狀元二人。皆杞縣人。一正德甲戌孫襄敏公賢。一崇禎甲戌劉文正公理順。相距百二十年。禮部尚書湯公潛菴斌云。

蔡侍郎

睢州蔡侍郎石岡。斌弘治中進士。方嚴正直。生平遇鬼神事甚多。湯荆峴先生斌言其為山西憲使時。行部至一驛。驛有鬼為祟。人不敢宿。驛卒以告。公叱之。比夜秉燭獨臥堂中。枕旁置一劍。三更時。忽風起。門洞開。有一人被髮跪床下。公起坐。從容問之曰。汝何人。果有冤枉。當告我為汝理之。鬼徑起由廊下出。公拔劍隨其後。廊外皆荒草斷垣。至垣外。胥井而歿。公卓劍識之。歸而酣寢。及曉。從者皆至。公集眾至其所。絕視。則有尸在焉。訊諸驛卒。云有某甲。向開店於此。移去數年矣。此井其後圃也。公立令捕至。至則具服。某年月日。有行客。攜重貲。宿其家。謀而殺之。投諸胥井。家以此致富。遂遷居。公立寘諸法。自後驛遂無他。

超然琅邪二臺

諸城李渭清澄太史言超然臺上舊有蘇文忠公三大字嘉隆間知縣顏某字琅邪秦人幼時嘗夢登琅邪臺因以自號後果筮仕諸令秩滿竊載蘇書歸而別以贗石易之今臺上止存八分題名九字琅邪臺上秦碑高數尺形製甚朴無跌首今可辨者僅臣斯臣去疾數字又臺下入海十餘里復有一碑每海潮退時乃可見

荻港神

順治丁酉十月當塗荻港水忽涌丈餘有宋某者卧官舫夢神促之曰移船移船遽驚起纜已解俄岸崩如雷他舟皆溺

女化男

山東濟寧有婦人年四十餘寡數年矣忽生陽道日與其子婦狎久之其子鳴於官以事屬怪異律無明文乃令閉置空室中給其飲食戊午年事也

萬眉山

高學士奇在內直一日理內府書見有明成化中大學士萬安進房術書一冊裝潢精緻署臣安進字尚宛然

劍術

長興人。臧湘友。少逢異人。授以一卷書。中有劍術。臧頗得其傳。海鹽陸辛齋嘉二嘗見其劍合。乃以雷擊木。雕成有鐵丸二。即雌雄劍也。又方寸小戟一。又金窠耳一。又有白金二兩。詐餘物尚五六件。云鍊劍。須寒天。乃可繞。時時有雷電遶戶。逼人毛髮云。

岳陽改名

宋史。秦檜既殺岳忠武。以岳州與其姓同。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其伎刻穿鑿至此。

洞庭神

康熙十八年。湖廣總督蔡毓榮。疏言舟至新祥。倏遇暴風。因虔禱君山龍神。靈應甚著。得旨封為洞庭湖之神。遣官致祭。

韓湘像

邯鄲黃梁夢社會。有道人。疥癩遍體。衣履垢敝。見市中粥竹簾者。輒臥其上。惡而逐之。每一簾。輒有一韓湘子像。鬚眉宛然。人競市之。粥者得利亡算。

夢解元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西郭有單叟者。夢人告曰。今科解元徐日升也。明日見一士人。徒行西來。衣敝履穿。彷徨市中。叟試叩之。云東昌人徐姓。叩其名。即日升也。叟大驚異曰。君必解元。但留茆舍。一切飲食。消場屋之費。吾皆任之。他日富貴。毋相忘耳。徐驚喜不勝。及榜發。竟落第。領解則長山徐日升。海曙也。後累官僉事。

尤生

江南尤生者。忘其郡縣。將赴鄉試。而苦貧無裝具。夜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十兩。五更可往取之。如其言而往。無所見。夜復夢如前。又往。亦無所遇。橋側有銀工某者。恠其早行頻數。邀而問之。尤告以夢。且歎鬼神弄人如此。至夜復夢如前。更促其早往。至則果有白金如其數。銀工又邀而問之。對以故。出示果白金也。銀工曰。吾誤矣。昨聞君述夢。聊鎔鉛錫為之。以戲君耳。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然神先告之。特假手於我。此定數也。即舉以相贈。已而中式。乃倍酬銀工焉。

李叅政僕

己未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前河東道叅政李元陽。居采峪。死焉。其二僕皆死。逾二

日一僕復活云。初地震時。不知已死。但見二偉大夫。各高丈餘。驅出門。顧視同行者。甚衆。主人亦在焉。頃之。偉大夫顧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數內。可速回。某曰。某主人在。是將何之。又數里。復顧曰。汝未去耶。以杖擊其背。遂甦。

泣筭

蜀樵枳載蓬池人程宗雅。母疾。泣竹林。得冬筭。則泣筭不止。孟宗也。

洞庭丐者

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夜則卧菴寺廡下。僧厭苦之。驅去。復來。汪鈍翁嘗記其數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脚踏萬方雲。又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為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又一杖穿雲到上方。湖光山色總茫茫。乾坤有我。能担担。明月清風底太忙。

宣城烈婦

宣城北門內。舊有某烈婦坊。近許州守阮士鵬居宅。汙穢不治。一夜阮氏館賓劉姓者。夢烈婦來言曰。吾苦節數十年。蒙朝廷旌表建坊。身後所得止此耳。今子孫零落。

屬之他人。猶潦穢雜。何以堪之。劉瞿然醒白主人。乃為重葺之。士鵬今侍御爾詢父也。

錢葆勳

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為集眾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眾皆不答。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勳。詞華麗藻。有名東南。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而假歸。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方與客坐齋中。有僧至門。持一楮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親故。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游處。微笑而逝。

定數

泰和蕭太常伯玉璋之姪。孟昉家。素封。遭亂。攜珍貨。值千萬。至山中小巷。巷僻甚。人跡罕到。蕭氏香火院也。有彌勒佛像。直殿門。項可啓。乃納貨其中。人無知者。忽大兵將襲。贛州取道山中。途出巷前。以其僻陋。初無意。但稍駐。午炊即行。有卒繫馬。彌勒像項上。尋又一卒。亦繫一馬於側。二馬蹄齧。遂曳像於地。腹中珍貨悉露。卒走告其

帥遂盡取之物之有定數如此

羅漢

米紫來漢言知長葛縣時有剃髮待詔名羅漢者家衛輝貌甚寢一日方剃髮米家僮有吹笛者羅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和胡琴方可明日自製胡琴將來吹之迥異凡調米素善南曲因與究極音律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時癸丑會試舉人題傳至長葛其孟子題則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羅漢為闡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亦曉篆隸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後亦竟不至焉

徐容

米侍講漢言前令建昌縣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侍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容所作年才二十三

化鶴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去江不遠。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襤被來宿。貌甚雄奇。居止旬日。語操西音。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為僧。寺僧難之。曰。吾橐中有百金。裝畫以相付。但仰饘粥於此足矣。乃從之。遂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壁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竊視。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與儕輩晚立江上。有數人泊舟登岬。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衆皆不信。至期登臺敷坐。少頃。火自鼻中出。煙焰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大衆皆見。周伯衡禮觀時為南昌憲副。述其事。作化鶴記。

湯氏傭

宋中丞牧仲。肇言睢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一旦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自叙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誰何也。

裴還卿

順治中。蒲州秀才裴還卿。讀書芮城。與任公子者為友。任豪貴。武斷鄉曲。一旦為人

擊其首死。既數歲矣。裴再館芮城。一日晝寢。夢任至。款洽如平生。但云有一事在城隍處。非兄不能為我直之。不得已隨之行。修至一公廨。儀衛森肅。庭上一官人冠冕坐。睇視之。卽故友蒲阪王秀才也。裴直前語以任生云。云王作色而起。轉入廳。事後裴隨入。王以門口拒之不得。乃詰曰。公堂何地。而兄顧私語相屬耶。然兄故人也。當不辱命。語稍洽。裴因問順治紀年有幾。王疾語曰。十八。亟揮出。令人送歸。既覺。祕不敢示人。後順治十八年辛丑。世祖升遐。裴始語人云。

黃大王

黃大王者。河南某縣人。生為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輒云。適至某地。踢幾船好事者。以其時地訪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劫之往。初決河水。輒他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殺之水。乃大入。始賊未攻汴。一日黃對客慘沮不樂。問之曰。賊將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幾自成使果至。黃至順治中尚在。

鄭端清世子

鄭端清世子。讓國自稱道人。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每出坐竹甕。四人舁之。精卽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櫃。手自緘鑄。每歲輒益一封。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玉值河

北流寇之亂發。樞得破布衫五。一闊大四稍窄小。王軀幹甚偉。其弟四人。則短小也。遂衣而逃。某年亂定。歸王府。一舊人忽遇。端清於山中。云傳語諸孫。當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壽平兄弟以為妄。不聽。未幾及難。

平陽僧

平陽府南高河橋僧。甚愿朴。造橋工成。遂結菴橋側。與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廳事。見僧從外來。問之。不顧。徑入宮去。未幾報後宮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後襲郡王。壽九十乃終。

江河之異

己未秋。江南江鳴。水立如山。久之乃復其故。又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居人見水中。有物如蛟龍。而目赤色。後有白馬隨之。目亦赤。隨漲徐去。

鄱陽湖異

南安守孔興訓。曲阜聖裔。一日渡鄱陽湖。見有物。約長十餘里許。身有兩翼。自空中飛入湖。黑質黃文。掉尾波上。行數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時。風日晴霽。舟亦無恙。竟不知其何怪也。

夢道士

臨清胡給事某夫人嘗夢道士三人跪伏求救以告給事給事未之信詰旦入署道
遇市僧驅牛三頭見給事與過三牛跪于前若乞哀者問之則將入屠肆矣捐白金
九兩贖之置放生池上是夕夫人復夢三道士來謝京師一婦人死見夢其女甥曰
吾今為羊生某處汝贖我如言贖之置池上後夕又見夢曰感贖吾命更勞誦經超
度我當往生翌日延僧於池上誦經咒羊亦隨僧徒拜佛佛事畢而羊死矣

帛白

帛白姓同按帛道猷西天竺人居剌之沃洲然白氏長慶集沃洲山禪院但記作白
其詞曰昔道猷肇開茲山寂然嗣興茲山僧寂然樂天又垂文茲山異哉沃洲山與
白氏其世有緣乎水經注渾水西有真人帛
仲理墓仲理名護巴郡人

石鏡

湖南祁陽縣浯溪有鏡石高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石色黝黑如漆光可以鑑隔江竹
木田塍歷歷皆見曾有人竊去即昏昧無所覩還之如初喬侍讀石林菜言如此

老僧

鹿邑張太室字松麓予兄西樵門人也言順治庚子年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時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張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嵩羅侍御亡恙耶張訝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否曰壽過八秩考終久矣僧歔歔久之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為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為我弟子曾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攜手入小院中指塔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云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圍曩見河南段凝之氏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張又曰於京師骨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丘孟調之曾大父遊歷歷能道其平生游獵處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曾大父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

玉簪

韓城縣相傳有郭汾陽墓實非是墓石往往崩陷出金玉之屬有諸生解某者得塊玉如簪形簪之髻不知其何物也有賈胡一見請售生云須二十錢乃可賈即如數應之生又云適相戲耳必欲售非三十錢不可賈亦無難色既售問之曰此字洗也試以玉拂字字皆滅後轉粥之西安得百二十錢比部張蓮峰顧說行

墓樹

張君又云。韓城有蘇屬國司馬子長一墓。蘇墓樹枝皆南向。司馬墓樹枝皆北向。驗之良然。司馬北向。理不可曉。

張公洞樹

康熙十八年。江南造戰艦。凡千百年古樹。多被斧斤之厄。宜興張公洞。有大銀杏樹數株。相傳數百年物也。巡撫下令蘇松道方叅議國棟親往伐之。樹皆血出。方驚悸得疾。旬日卒。方字千霄。稱廉吏。又奉開府檄而竟死。鬼神之靈謂何。

血影石

王侍中祠。在金陵青溪之側。祠中有夫人血影石。有無賴子醉溺石側。石忽起擊之。立死。白廷評仲調夢說

景公

高座寺。在長干雨花臺。臺側即景方二公祠。順治中。一士人讀書寺中。月色皎甚。開牕南眺。戲語寺僧曰。此景方諸公畫節處。魂魄應猶戀此。吾烏得見之。僧別去。士人獨坐室中未寢。忽有紫衣偉丈夫立牕外曰。吾景大夫也。士人驚起伏地。遂不見。亦

白君說

李道甫妾

李尚書道甫。性豪侈。姬妾數十人。道甫病將革。呼諸姬。問我卽死。誰當從我。諸姬爭言願從死。一姬最少。美而艷。獨無語。衆譙讓之。道甫既死。姬更盛服靚粧。諸姬恠問之。曰。公之嬖我。以色也。將從公地下。而毀其貌。豈公意乎。坐匱側。七日不食死。諸姬竟不能從。

雞公山神

康親王疏言。大兵向駐永興。對壘之際。雞公山神。示豎旗列隊之異。部議致祭。允行。焦桂花

曹升六頡舍人。曾於內庫檢視書籍。見庫房柱上。有嘉靖間一帖。記烏玉黃玉綠白玉紅玉各若干斤。玉璞七萬幾千斤。後書答應焦桂花傳。

擊硯圖

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某公。惡曹瞞拔劍斬之立碎。匏菴懊惜。時沈石田在坐。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菴大喜。崇禎間。有都司胡琳者。遊

吳中以十金購得之。珍惜甚。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琳武進士。商丘人所藏。又有蒲廷昌獅子一軸。亦神品。宋牧仲華中丞說。

高陽民

高陽民家子。方十餘歲。忽臂上生宿瘤。痛痒不可忍。醫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潰。中有圓卵墜出。尋化為石。劉工部禹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

潁州道士

劉進士祖向言。潁州一少年。為邪所侵。疾入膏肓。家人謂不可活。置之路傍。忽一道士過之。自言善醫。命取鐵鎚。重數十斤。鎚病者頭面。父母泣謂病已至此。鐵鎚下。首立碎矣。道士笑曰。無傷也。鎚下。病者若無所知。輒有一美婦人。長二寸許。自口中躍出。而滅。凡百鎚。口出百婦人。大小形狀如一。少年立愈。道士亦不復見。

牡丹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而洛陽為天下第一。陸務觀作續譜。謂在中州。洛陽第一。在蜀。天彭第一。今河南惟許州。山東惟曹州。最盛。洛陽青州。絕不聞矣。

客星

光武與故人嚴光卧。客星犯帝座。桓帝與河南尹鄧萬博。客星亦犯帝座。

老姜

繼世紀聞云。李夢陽下獄。禍且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許吾家納米領價獲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此與王振欲殺薛文清公事相似。華亭宋懋澄九籥集。詎為逆瑾欲殺文清。誤矣。且救空同者。不止康對山也。

二相

貽謀錄載宋時試禮部。士人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謂子游子夏。游夏二相之名亦奇。謹空

黃魯直云。太祝辨九擗。擗即拜也。三曰空毛拜頭之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云。謹空。謂空手也。

風異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行空中。至崇文門。

始隆地人驢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內。此災祥之甚者。丁巳三月。上諭諭禮部。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理應不時具奏。今欽天監衙門。止於尋常節氣。尚有觀驗。至今歲三月初。霜霧。及以前星長凌犯應占奏者。并未奏聞。皆由該監官蒙昧疎忽。有負職掌。爾部即行察議具奏。以後欽天監占候本章。內閣照例票擬批發。大哉王言。謹備錄之。

涿州二生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為立傳。一日二人晚行。恍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入。見二婦跪懇於神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為狂生某某所削。冤苦無所伸。二生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卒。

魚腹書

張生太室言。順治十三年。渡河至荆隆口。龍王廟下。見堤夫買得大鱣魚。長六尺許。剖其腹。得紅錦袋一枚。中藏珍珠一琲。金約指四。玉條脫一。牛黃丸子一。紅甲二片。香葯一裹。又私書一紙。半已浥爛。詞甚悽惋。似是婦人欲寄所私。不遂投河死而入。

魚腹也。張賦魚腹怨紀之。

名字之異

宋桑世昌蘭亭考載三米蘭亭本。有米尹仁尹知二跋。注尹仁即友仁。又范文度摹刻石本。有溫公跋。旃蒙單闕厲陬壬戌晦。涑水司馬某公實觀。注溫公曾字公實。吳虎臣漫錄載曾子固懷友一首。其曰介卿者。即王介甫少字也。研北雜志云。張曲江初名博物。翟耆年舊史載李龍眠洗玉池篆。款云元祐惟五年庚午正月初吉。舒李叔時公麟。韓文公慈恩塔題名。稱李翔翔之。見本集。石守道有讀安仁學士詩一篇。後村詩話云石曼卿舊字安仁。

支機石

畫墁錄元豐末有人自兩浙以昭陵玉匣蘭亭與支機石同齎入京師。欲上之不果。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方二寸不圓微刻正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支機之說本誕妄不經。此石不知何據。余在成都見西城石犀寺後巖真觀故址廢圃墻隅有石麓如砂礫高六七尺許。圍如柱礎。蜀人相傳為支機石。尤可笑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五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異

三僧

繁昌魏康孫進士之父素封而無子。一日有僧造門乞施三百緡造橋。不許。僧遂然一指。乞至再三。終不許。然三指。始許之。而僧死矣。橋成而康孫生。手缺三指焉。又宣城孫榜眼予立卓之父勸。故給事中也。父孫翁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僧。以火然指問之。曰願得一茅菴足供大士像。旁可坐卧誦經。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辨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為師了此願。僧即罷。執延至其家。為結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方駭異。菴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狀。宛然同年史狀元立菴。成鄞人其太公亦與一僧善。一日見僧入宅。覓之不見。而狀元生生而長齋。成順治乙未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或云大成卽僧之號。

大將軍小將軍

錢舜舉折枝牡丹一卷。有蜀郡桑門公實悟光題云。三月江南媚景天。姚黃魏紫鬪爭妍。那知十丈將軍樹。却在青城古洞前。自注云。青城山丈人觀前牡丹二株。一高十丈。名大將軍。一高五丈。名小將軍。

琅邪秦碑

諸城琅邪臺秦碑。石壁俯臨海岸。高數十丈。海中復有一碑。去岸數里。潮上則沒。潮落則出。其上歲久皆蟻房所結。不可辨識。又始皇鞭石成橋處。石路長數百丈。無寸土。石罅皆生小松。才數寸。海上人鬻為盆盎之玩。

孫真人

三原民苟氏婦者。病蠱脹。諸醫束手。氣已絕矣。踰二鼓。忽甦。家人驚喜。問之。曰。適已出門。若將遠行者。途遇一老人云。吾已延孫思邈真人醫汝。可速返也。及入門。見真人已先在。年可三十許。以連環針。針心竅。上久之。遂醒。不知身之已死也。視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始合。又十一年而終。三原醫士王文之說。

鹽山糖樹

予昔使蜀。曾聞其地有油井。火井。元人劉郁西征記云。帶掃兒城有鹽山。如水晶狀。

方侍御邵村亭怡亭雜記云。緬甸有糖樹。酒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
甘。能醉人。糖樹細葉而柔幹。以刀刺其本。汁涓涓不絕。經一晝夜始止。色味如餠。食
之令人飽。

李子金

李子金。歸德人。諸生。善鈎股。嘉量之術。嘗與儕輩聚飲。鄰有高樓。衆謂子金能算此
樓。尋丈乎。子金曰。諾。卽用小尺。就地上縱橫量之。良久。自卧地。睨視。又久之。躍起曰。
得之矣。使一人縋上。垂緇於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卽能知水淺深。

石砮

猗覺寮記。辨楛矢石砮。引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供楛矢石砮。晉元帝時。詣江左貢
石砮。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如鐵。唐黑水靺鞨傳云。予嘗見吳江吳孝廉兆騫。自塞
外攜來石砮。形如蠟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

黃蓮

鄆縣東三十里。秦渡鎮。卽文王豐邑故地。有靈臺址。傍有靈沼。周數十頃。沼中產黃
蓮。花然不常見。花盛。則縣士人多登科甲者。又有安石榴。一株。傳為漢上林種。不時

結實。士人亦以為科甲之驗。鄆卽上林故地也。

詩竹

鄆縣多竹園。有詩竹。莖短而葉大堅厚。土人以代箋幅。

花仙

花仙者。居鄆縣終南山之圭峯。嘗有武弁張某。裹糧訪之。三日始至洞口。鳥道險絕。與之言。但勸以孝弟。更無他語。故太保梁大將軍胤供養甚誠。仙常往來其家。每至則聞風作。自庭樹而下。唯啖果實。不火食。自言在山中。恒與康對山。王漢陂諸公相往還。其貌瘦健而長髯。聲甚尖利。不類人。殆猿獍之屬也。鄆進士文登。令王十洲郡說

行雹

邑北蘇王莊民某。粥薑於平原。見主人次子晝卧不醒。問之曰病乎。主人曰非也。子昨往田間。忽雲陰風起。不覺身入雲中。見神人數十輩。形狀詭異。各駕一車。駕車者似羊而獍。車中皆冰雹。教之以手撒雹。雹寒甚。令納手羊毳間。頓煖如火。方撒之頃。或以蒲葵扇子障之。須臾不知行幾百里。雹盡。恍惚已在原處矣。歸家困甚。寢未覺。

耳始知李衛公行雨非妄。

兩五鬼

五代時南唐馮延巳及第。延魯與魏岑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後蜀鹿虔宸歐陽炯韓琮毛文錫閻選亦號五鬼。

李學顏

新城諸生李學顏。闈後於歷下候榜。夜夢有人告云。君名在第十八。覺而喜甚。榜將發行。過藩司街。舊例自領解以下。皆有官馬候赴鹿鳴宴會。按名雁行排列。李僅至第十八。匹前撫之曰。明日即乘汝矣。顧視圍人腰間有小牌。書名乃李學顏也。大惡之。果落第。

空中婦人

文登諸生畢夢求。九歲時。嬉於庭。時方午。天宇澄霽無雲。見空中一婦人。乘白馬。華袿素襦。一小奴牽馬絡。自北而南。行甚紆徐。漸遠乃不見。予從姊居永清縣。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艷粧。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濟南婦人

康熙丙寅歲濟寧南池側居人王姓者與眾約會武當山進香既再往矣歸為其妻述麥岳奇麗之狀妻亦欲往夫以道遠艱費難之妻恚而自經夫歸驚懊言於眾眾為置櫬殮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見其妻在路傍大樹下坐憩以為鬼也曰若死矣胡為在此妻曰吾未嘗死昨以需眾行期稍遲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謂君輩濡滯吾候且數日矣今當同行胡謂鬼耶其夫疑懼不知所出眾曰吾等百餘人渠即魁何怯之有遂偕行途中起居飲食皆無他異事竣歸家登堂指櫬示之曰爾既不死前日殮者何人妻曰吾實不死曷開視之及開視乃空棺耳今妻尚在

山市

文登崑崙山有山市恒在清晨遙望之山化為海惟露一島島外悉波濤瀰漫舟船往來山下人但覺在霧氣中淄川西煥山亦有山市每現城郭樓櫓林木人馬之狀一如蓬萊海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協經山南麓始見之煙嵐鬱麗移時乃滅自後往往見之東郡恩縣白馬營在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此異土人謂之地市老學菴筆記云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中覩城闕狀如女墻雉堞者天官書所謂氣也

黃連花

本草黃連叢生一莖三葉葉似甘菊凌冬不凋四月開花黃色六月結實似片子色亦黃江左者葉如小雉尾正月開花作細穗淡黃白色予聞蜀人云明時馬湖府一縉紳應巡撫某之求求之深山叢菁中凡一枝重可二兩者僅得十枝其一枝生絕壁間募人懸絙倒垂取之重至三兩有老人云兒時即見之每春開花大如椀紅如山茶與本草所云不類。

化虎

江都俞生說曾署定番州事親見方番司土官之母化為虎後旬日一至家旋入山去又安順府陶生有姊適人生子矣一旦隨羣虎入山形體猶人與羣虎隊行趨騰絕壁如履平地亦數日一至家撫視其子即去久之漸變虎形不復至又八角井一農家婦亦化為虎皆康熙二十年之事。

一家上壽

康熙己巳春正月予同行聖孔公翌辰嶺大學士李公艱園疑兵部侍郎孫公忤庭祀送聖駕於濟南府西之乾右橋見歷城耆民劉子全者年八十五矣尚矍鑠自云

生母魏氏年百有三歲尚在一姑嫁郭氏年百有七歲一姑嫁夏氏年九十有八子全有五子十三孫家藥山下子孫有為諸生者群歎異之又聞章邱堪輿翁言曾遊鉅野縣至李家集見一老嫗年百四十七歲尚能紡績忘其姓氏

普陀石

浙定海縣有普陀岩石有大士像華鬘天然竹林鸚鵡善財龍女之形種種皆具琴客程生曾見數枚定海縣今改鎮海舟山置縣賜名定海。

鬼粥硯

淄川王某大理卿筠蒼公曾孫也康熙己巳上元日遊顏神鎮城隍廟時方卓午遇一老叟持古硯自廟中出王曰粥乎叟曰適已粥之矣家尚有一硯與此類明日幸過訪當以相贈不須價也且告以家在某村正王歸路必經處翌日如言訪之至村外一林墓側有茅舍叟已候門見王曰渴乎有漿可飲但所居湫隘不敢延入君候於此飲畢當出硯相贈耳少選出漿飲之飲甫畢王遂發狂奔走直上山巔雖澗壑荆棘不避遇樵人數輩識之昇歸其家迷不知人卧病數月始愈。

姓氏志

董復亨章丘縣志蓋踵楊君謙弘治志而作雅有體裁末增姓氏志一卷其所著異姓有恩木木虎高沙弭羊信嘗高法襲隆鑿東類部德繩邨勾絮楮善能益匿付典琪之後太祖杲西禡書○新城舊事云邑有仇姓俳姓其姓見姓。

物異

三從兄士襄之妻張夏夕已寢榻忽離故處尺許四顧無所見忽覩梁間有小人二寸許垂首下窺小冠緇衣鬚眉歷歷久之飛去遂失所在遺其冠乃以木為之色黑如漆。

忠勤祠神現

康熙二十一年新城大水城不沒者三版先高祖太僕公忠勤祠在南郭外水已及塔勢將入堂室司香火者張應祥晨往視水見一神人朝冠朱衣南面立水竟不入

白雲湖

白雲湖一名劉郎中陂在章丘縣西北七里許周圍六十餘里有河泊所與灤清江二水會同入大清河邑乘載之甚明而張中丞南溟鵬重濬小清河議乃云在澆山灤之東陶唐口之西按長山縣無湖西距白雲湖尚百里不知何據也章丘李中

湖雲
白雲

五穀大夫

河津人暢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為五穀大夫頗以自負及流寇之亂體元為賊掠囚繫一室冬夜寒甚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語蓋戲之耳後以明經仕為雒南知縣

賢妾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箠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為妾於暗中手一杖開門徑出以杖擊賊踣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女百天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重之鄰里加敬焉今尚在

心頭小人

安丘明經張某常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崑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合所唱節末皆其平生所經歷四折既畢誦

詩而沒張能憶其梗槩。為人述之。

天上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有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蒼代靖否。伏議朝治馳。移時始散。沂莒間皆見之。

小獵犬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常晝卧。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鷹。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犬如巨螳。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沓至。星旄雲罕。繽紛絡繹。分左右盂合圍。大獵室中。蚊蠅無噍類。其伏匿者。輒緣壁隙。拱出一。一朱衣人下輦坐別榻。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肅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煙霧而散。起視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徬徨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卧則伏枕畔。見蠅蚋輒齧去之。事見蒲秀才松齡聊齋志異。又宋中丞牧仲。嘗於柏鄉魏相國座間。見一小鹿。長二寸許。雙角蘄然。與大鹿無異。見中丞釣廊偶筆。

白毫

樂安人左某流寓淄川。能日行五百里。必攀援樹枝數轉。始得止。足底有白毫。長三

寸許。一日足痛毫落。遂不能行。又濟寧人某充總河承舍。畜一驢。日行五百里。往返京師。僅五日。二耳中有白毫。各長五六寸。行駛則挺出。一日拔去。鞭策不復前矣。

錢能

南園漫錄載太監錢能鎮雲南。有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為檳榔王。能執其人曰。汝庶民敢僭號二字玉。賄之方免。近江寧知縣陳永吉者。吳逆之甥。恃勢貪恣。大吏莫敢問。常以迎上官。至淳化鎮。主一富人家。富人供奉極其豐腆。冀得其歡。陳視堂中有聯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呼富人詰之曰。今海寇猖獗。汝乃謂海內知己。是欲反耳。富人大恐。索千金。乃釋之。又過市肆。見有以甘蔗為龍鳳形者。皆以僭逆嚇詐。或至破家。後陞中書舍人。為張俊升選給事。劾罷。

曾祖父母

今鄉官稱州縣官曰父母。撫按司道府官曰公祖。沿明世之舊也。張司徒南園漫錄言其非矣。謂稱布政司為曾祖父母。則尤可笑。今不聞有此稱矣。

女俠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

粧髻上加纒笠錦衣弓鞋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
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
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或劍俠也從姪鵝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
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
不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
頭狀貌甚獯至尼菴入門有廳解三間東向床榻備設北為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
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廡不妨久之持硃封鐫山門而
入役相戒夜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
倏聞呼門聲甚厲眾急持械以待而解門已啓視之即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
于地眾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
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吾代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
曰非為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
笑曰此奴敢來此弄狡獪罪合死吾當為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取出劍臂之跨衛
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而

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眾聚觀。果紅帛頭人也。眾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鐫閉。空無人矣。尼高髻盛粧。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媪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僧三世報

桐城諸生姚東朗。有子三保。生九歲。忽病。三日不食。惟飲水念佛。修變中州之音。告其父曰。吾前世河南僧也。與道侶某同居。吾有三十金。彼請貸之不許。遂中夜劫金。及度牒而逃。又殺吾以滅口。吾投君家為君弟。字嵩少。彼亦投君家為女。今嫁漂陽潘氏者是也。彼六七歲時。吾不忍殺。吾年十八。陽祿終矣。故再投君家為君之子。彼今遠嫁。吾不能報。又須轉世報之。君前世為河南縣令。納彼賄。不之究。今來君家。兩世二十七年。衣食之費。與賄足相抵。吾往漂陽矣。東朗曰。冤尚可解乎。曰。唯佛力可解。語畢而逝。乙卯六月事也。東朗往花山。求見月律師懺悔師。為禮水懺。且令以三十金供僧懺罷。而女孕墮胎矣。竟無恙。前一夕。女夢僧登堂而誅。身有火光。久之乃

去蓋師力云

兩戴達

藝文類聚載戴達皇太子歲廣弘明集有戴達與釋慧命書此戴達隋人非梁隱士戴安道二隋文梅氏采入隋文紀

貂參

從祖考功公門生孫中丞化天啓中自遼東遷登撫考功從索貂參孫答書云貂不足參也魯矣人傳以為笑

甯尚寶

汝穎集云甯尚寶中立字爾強萬曆癸未進士家居不通賓客聞居一室人罕闕其戶或覘之但見紙幅積座側上皆作墨點或環之累累如貫珠人曰甯善羯鼓記柘杖之節耳終莫測也

滄溟見神

施愚山韞在濟南時為滄溟先生作墓碑文且為立後奉祀一夕夢三大夫峨冠朱衣來謁一白髯者南面坐蒼髯次之末坐者尤奇偉旦日拜墓下則三墓纍纍相次

問其裔孫云。先生祖父三世葬此。始悟蒼白髯者。先生之祖父也。愚山適將往南山購石。見墓道間有石仆地。磨礮如新。遂刻已文。此事與研北雜志所載。松侍中謝趙子昂書廟額事。正相類。

呂鴻臚

呂少卿。祖滄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乙巳久病亟。見天帝召為東嶽之神。力辭不獲。因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端坐。曰。時日近。吾將去矣。遂瞑舟中人。隱隱見空中鼓吹。馴從甚盛云。

羅池碑

柳州羅池廟碑。為子丹兮蕉黃一石。尚存。相傳為蘇文忠公書。估客過柳江者。搨一紙。即無風波之虞。亂後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圯。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今置廟中。南禮部鼎甫鋌嘗理柳州。為予言。

祁侍郎

明金壇祁西巖侍郎。諱少。為諸生。有名。嘗館某氏。適鄉試。東家之子。已通關節於主司。臨期忽病。以與祁素厚。善告之。比入場。立就七作。喜甚。自謂必售。及將騰寫。手忽

反背不能握筆。遂納卷太息而出。自謂不復有科第之望矣。下科竟中第。官至戶侍。
西洋畫

西洋所製玻璃等器。多奇巧。曾見其所畫人物。視之初不辨頭目手足。以鏡照之。即
眉目宛然。姣好鏡銳而長。如卓筆之形。又畫樓臺宮室。張圖壁上。從十步外視之。重
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如王宮第宅。迫視之。但縱橫數十百畫。如碁局而已。

陳丈人

陳丈人居夔陵沙地坡。順治初年。百有四歲。步履視聽不衰。遠安知縣周惠隆延之
詢其所得。曰。知事遲回頭早耳。予之錢帛弗受。

起汕又繫

夔陵風俗。漁人春則起汕。秋則了繫。每三月初八十八廿之三日。相率扣拍。令聲振
水面。連歌徹昏曉。必悲愴慷慨。乃得多魚。惟三遊洞以下。十二碛以上。數十里內。為
然。謂之起汕。八月九日。捕取鯪鯢。先布網而後用人。自釘頭鎮以往地。皆曰繫。或曰
枋。有金釵繫。了繫。繫等名。謂之了繫。亦如吳淞之起叢也。

白牡丹

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無恒所有。折者輒得疾。施侍讀愚山
調詩云。空山石纍纍。獨立天風吹。攀條莫敢折。含芳貽阿誰。

九尾魃

泰興李御史家有古玉魃。質如羊肪。中作盤螭。螭有九尾。作柄處。螭首如血。正赤。魃
底有竅。與尾通。九尾皆虛空。宛轉相屬。注酒皆滿。人以為鬼工。

月中女子

德州趙進士仲啓其嘗月夜露座。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
之。逡巡入月而沒。此與予前所記二事相類。拜妻之事。信有之矣。

黃天應

康熙十五年。南海民黃天應。年十四。惟瞽母在堂。從兄天會者。亡賴也。欲併其產。給
天應同往伐竹。推殺之。而瘞其尸。既數月矣。其母思子。日夜泣。忽夜半有叩門者。告
之曰。爾子某月日。為天會擊殺。瘞某處。明日可往發之。開戶。則聞無人跡。如其言。果
得尸。告之官。冥天會於法。

李坤

蔡璣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為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人虬髯偉幹顧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見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蔡曰然試舉一卦蔡為述其師說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教如其言乃為剖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蔡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門太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刺取諸家之書為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篋才方寸而書不窮竟不能測也留止五年盡得其奧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丑歲汝必游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即當扃門戶百日不見一人否恐不免慎之慎之更幾載某歲某日與汝相見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師如其所戒是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道人獨坐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蔡以易卜垂簾都門同年子吳天章更與之遊云學易者率莫測其蘊也薛廷尉大武生云坤字果城

騾生子

釋典有三必死謂人抱病竹結實驟懷胎然康熙某年旗下人家有驟生子竟無親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終